

明陳洪綬雜畫冊  
明陳洪綬隱居十六觀  
冊銅版紙一元二角  
冊銅版紙一元二角

宋徽宗池塘秋晚手卷

上海發售處

上海棋盤街利和利文藝公司

# 故宮週刊

培基



像 赤 馴 壤 (一之像賢先聖至殿肅南) 像

漢譯滿洲老檔拾零(續)  
姑娘哥哥福晉等迎太宗還瀋陽 天聰四年三月  
初二日巳時、還瀋陽、未進城、詣室子、進東門、上之乘姑娘哥哥等、迎至宮院、跪行抱見、還宮後、福晉等跪拜以見、

太宗諭馬廣賢馬廣東王尋甲 天聰四年三月  
初六日、賜馬副將兄弟札文曰、滿洲國皇帝諭馬廣賢曰、朕承天命以興師、每戰必勝、爾之弟馬廣元、順應天時、率衆來歸、爾復爲尋弟、帶領戶口、自北京來歸、實屬誠信、今升爾爲參將、爾務盡心勉爲、毋負朕旨、滿洲國皇帝諭馬廣惠曰、朕承天命以興師、每戰必勝、爾之兄馬廣元、順應天時、率衆來歸、爾復尋兄、帶領戶口、自北京逃來歸、實屬誠信、



今升爾爲遊擊、爾務盡心勉爲、毋負朕旨、滿洲國皇帝諭王登甲曰、朕承天命以興師、每戰必勝、馬廣元順應天時、率衆來歸、爾因與彼有親、自北京尋彼逃來歸、亦甚誠信、今升爾爲備禦、爾務盡心勉爲、毋負朕旨、

貝勒阿敏致書明帝言妥速議和 天聰四年三月

二十九日、貝勒阿敏、台吉濟爾哈郎領托、領衆兵等、前往捕撈、自所往之地、致明帝書云、滿洲國二貝勒阿敏、與大明國皇帝書云、初我欲和好、係屬誠意、故未發兵、今我之來、亦爲和好、勿多慮焉、汝勿以我爲行奸計、若有謊言、不畏天乎、人雖可欺天可欺乎、開汝臣上奏、皆以不可和好爲言、昔金於和好後、無端興師、其臣非謀國爲民之臣也、若議和好、妥速議之、若不速議、我上領子弟來、汝即欲議和、亦不及也、我遣使時、皇帝亦再三思維、既和好矣、又何能興師、汝勿慮之、真願和好、可向天地立誓、自立誓日息兵、此書乃喀喇沁烏巴什遣總兵豐潤陣獲之蒙古人送之、豐潤遣守備二、

並本處人一、與所遣喀喇沁烏巴什之蒙古人、同執答書來、我兵撤駐永平、候明使者執書來、彼未來之先、復致一書於開平、開平守道員來書云、我已來書奏之於王、汝退兵、城之附近、汝軍勿來、因有大砲千尊、若受傷反爲不美、乃答之云、大政不言、何言小事、但不知爾砲果來乎、爾勝殺我、我勝殺爾、誰能取之、若使者來、遣往永平、擄掠八日、稍有俘獲、投降之正子鎮、半福戶、半爲俘、遂毀其城、四月十七日至永平、貝勒諭漢官不可畏滿臣而行賄

天聰四年四月

貝勒諭文武漢官等曰、爾管理永平府之文武官等、我聞有人畏滿大臣等而行賄、我國舊例、不貪財、而舉廉潔者爲臣、其受賄之官、革而不用也、主上不貪財、舉用正人、又何懼焉、爾若有罪、雖給千金無益、無罪雖貝勒有何懼哉、若以欺罔行之、審實則罪更大矣、爾後勿論何人、以謊言索詐者、汝等勿畏之、可訴於上、議定各事、宜遵守之、勿聽他人之言、(本段完)

## 繪事雜錄(續)

明胡元瑞少室山房題跋(續)

秋江百雁卷、無題款、卷末詩一卷、皆浮屠題畫語、當是南渡勝國間某生手筆、俞策公臨以爲北宋夢英、恐未必然也、元名士張憲馮海粟亦有詩、所圖羣雁飛鳴宿食之態、備極天工、而枯槁橫江、蘆蘆夾岸、長洲遠渚、殘霞落日、恍然瀟湘彭蠡、置吾齋頭、或以趙大年有此圖、當是同時、或勝國浮屠摹本、余未及見大年卷、俟它日定之、

宋人雲山遊騎圖、絹素纖細之極、而行筆秀潤精工、絕出蹊徑之外、鑒者或以爲李唐、或當爾也、寒林遠岫、

(接第二版)

順流而下  
 乎方其破  
 孟德之困  
 三桓保  
 宜更、西  
 非  
 吾孫烏  
 何其也

證道蕭索、二士策蹇入山曉、一操几杖者隨之、豈鄭五相公所號稱橋風雪衛子上者耶、  
 黃子久標榜仙居圖、層峰疊嶂、轟起千仞、橋道樹石、朝風夕霞、雜沓相間、絹素不越尺餘、而天機一派、流行奕墨、真所謂桃花流水天地杳然者、若其行筆之

秀潤蒼遠、而超錢盛諸人、固老  
 癡能事也、  
 黃子久西冷烟靄圖、平林遠洲、  
 水天一色、危峰突起、白雲晴嵐、  
 橫亘其中、一簫策蹇蹣跚出、垂  
 楊映修竹、蒼頭抱焦尾、藏辭而  
 前、楊鐵史題筆、所謂今日抱琴  
 何處去、美人只在段橋東、當是  
 西冷三利風致、不知何以能盡開  
 遊人專此岑寂也、此賴黃子久筆  
 尤為娟潤清新、至其氣韻之生  
 動、真足為湖山傳神者、非久居  
 武林天然間、未易領略也、  
 秋江漁笛圖、題大痴老人、筆意  
 蒼然、望之可識、第絹素破裂之  
 甚、丙戌入都裝潢、僅能成軸、  
 雖通減不完、其氣韻尤足傾倒餘  
 子、蓬底二簫翁撫掌樂甚、興到  
 便欲浮舴艋瀟湘步澤間、惜無從  
 喚老痴寫之、  
 蕭子雲侍渡圖、趙吳興筆也、纖  
 濃秀潤、凝睇一盼、百態橫生、  
 如葦蘿夷光、無間識與不識、掩  
 映心折、要之楮墨間、片語未足  
 罄其形容也、吳興筆向與叔明子  
 久押相雄長、爾時吳人酷重黃  
 王氣韻、廿年來吳興條忽增價、  
 大痴黃鶴又小挫矣、此亦一時好  
 尚、未足盡憑、適其偏正絕詣、  
 咸自有不可掩者也、  
 王叔明松溪書屋圖、用筆布景、  
 迴出畦邐之外、危峰特起、轟峙  
 九霄、飛流瀾瀑、匯為深潭、二  
 士解衣促膝濯足其間、一精舍隱  
 見懸崖喬木中、幽人持卷、默照  
 靜觀、若楊子之草太玄、長安  
 中數賞鑒家咸稱卓絕、携至江  
 南、議論頓爾不作、蓋此畫筆意  
 過奇、故好者以黃鶴生平妙境、  
 而不合者、以為外道野狐、余特

(接第三版)

本院最新出版廣告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  
 此書目三卷為武進陶君蘭泉所編輯分類依宮史分十六門而略有增

故宮所藏殿本書目  
 此編就殿本書庫所藏刊本彙參本國為目錄也刊十三經主疏目

本刊每期一大張定價  
 大洋八分直接丁購主

元 李 衍 雙 松 圖



圖為絹本墨筆，縱四尺九寸，橫二尺八寸，武古堂藏。按李衍字仲實，見《滋溪集》，號息齋道人，蘭丘人，見《圖繪寶鑑》，起家將仕郎太常太祝，皇慶元年為吏部尚書，拜集賢殿大學士，（見《滋溪集》），善畫竹，初師黃筌，以游本學乃為黃筌老人，遂學黃筌老人，又十年見文湖州真蹟，於是悉盡故習，盡意師之，又三年，見李頗畫竹圖，歎為形神兼足，法備備該，因有畫竹師李頗師文之論，又復遠使安南，凡竹之族屬，支庶色情狀，生熟榮枯，老稚優劣，莫不窮其神態，急訂比擬，（見李頗自序），趙孟頫云，外左仲實為此君寫真，寫真極好，蓋欲盡得竹之情狀，二百年來，以畫竹稱者，皆未必能用意精細如仲實也，（見《松雪集》），一時諸官人爭欲得其畫，求者日踵門公弗暇也，（見《滋溪集》），著有竹譜行世，凡繪竹者細之法悉備，（見《松雪集》）。

舉似張元春、張曰、筆誠奇、第以必出阿蒙手、則未易定也、  
沈啓南重溪秋色圖、吳文定題識其上、真蹟也、而啓南自題小詩、筆意緩弱不甚賴、或以啓南中年筆率此類、而張復元春驥見、輒咋指驚愕、謂為啓南得意之尤者、此君最憤、許可不妥也、圖惟枯槎二、陂陀數行、而涼風颯然、素練飄舉、非啓南故未易辦、輒跋而藏之、  
啓南山水巨軸、桑皮、可四丈許、跋以最晚年筆也、樹石橋道、潤澤坡陀、無一不備、而蒼勁玄澹、老筆淋漓、後人將歲月為之、未易及也、  
文待詔春山喬木圖、李貞伯題、古松老柏、黛色參天、精舍數椽、隱見本末、幽人抱膝相探、濯足于懸流飛瀑間、上有待詔二詩、  
虎丘圖、秀潤蒼古、太史真蹟無疑、而詩筆道媚過甚、或以詩非系圖後者、賈師強之耳、又連社圖記文、精工之極、當是太史生平小楷得一、而圖極潦倒不足存、蓋亦原圖失去、贗者強模舊神以愚隸家、不意二圖皆入余手、真北山愚公也、聊跋此、每閱卷自發一大嘆、

影十餘篇圖畫精良尤為悅目每部三册定價二元五角

夫刊刻之精此編誠不可少矣每部定價五角

郵費每期大洋一分

中國法書大家文徵明

（續） 編者

（二）文徵明在明代法書上之地位

（全 段 未 完）

何良俊亦云、國初諸公、儘有善書者、但非法書家耳、其中惟吾松二沈、聲譽藉甚、受累朝恩寵、然大沈正書微陳谷陽而失之於軟、沈民望草書學素師而筆力欠勁、章草宗宋克而乏古意、此後如吾松張東海姑蘇劉廷美、徐天全、李范庵、祝枝山、南都金山農、徐九華、皆以書名家、然非正脈、自衡山出、其隸書專宗梁鶴、小楷師黃庭經、為余書譜林序、全學聖教序、又其蘭亭圖上書蘭亭序、又唯唯通石軍、乃知自趙集賢後、集書法之大成者衡山也、但見其應酬草書大幅、遂以為枝山在衡山上、是見其杜德機也、枝山小楷亦幾妙、其餘諸體雖備、然無晉法、且非正鋒、不逮衡山遠甚、衡山之後、書法當以王雅宜為第一、蓋其書本於大令、兼之人品高曠、故神韻超逸、迥出諸人之上、（詳四友齋書論）

（未完）



